

颇为茂密了。它像哨兵一样凛然挺立,保护着田里还未成熟的庄稼、鲜艳的小花和周边的村庄,不让它们受到伤害。

炎热的夏天来了,木麻黄长满了绿油油的针叶。骄阳下,它那繁茂的枝叶遮挡着烈日的酷暑,渔民在清凉的树荫下织补渔网,修整船只,检修设备,孩童们则在树下捉迷藏、跳绳子、推铁环,快乐地嬉戏着。到了夜晚,我最喜欢的事情来了,那就是和小伙伴跑到木麻黄树下的草丛中抓飞虫,或搬个凳子坐在大人们的旁边,静静地聆听着他们讲述民间港门“石公”、盐墩“盐公”的传说和大海的故事。虽然那时我还年幼,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百姓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向往。

由于港北地区处于海南岛东南部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,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,是台风的走廊。仲夏过后,往往有五六个强台风接踵而来。海风呼啸,雨水倾盆而下,路上行人寥寥,人们都躲着台风。这时,木麻黄承受着大自然无情的凌虐,它宁可自己在狂风中伤筋断骨,也要拼死保住农田和村庄。台风过后的第二天,房前屋后、道路旁、海滩上,一片狼藉,落叶和树枝随处可见。但是,稍显稀疏的木麻黄依然伫立在那里,过不了几天便会恢复枝繁叶茂、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转眼进入秋冬季节,木麻黄开始有部分树叶由绿变黄。金黄色的树叶潇潇洒洒地从天空飘落下来,沙滩上积起了一层厚厚的、软茸茸的木麻黄叶。每到放学时间,我和邻居的小孩们就身背箩筐,手拿“铁耙梳”(一种用硬铁线编织的

耙树叶工具),去拾捡木麻黄落叶。

在资源短缺的年代,木麻黄落叶还是我们每家每户烧饭的主要燃料。为了多拾捡到木麻黄落叶,每到节假日清晨,太阳还没有在海面上露脸,我和小伙伴们就挎上一个装满水的行军壶,手里拿着“铁耙梳”,肩上挑着两个箩筐,从盐墩村海边出发,涉过盐墩小海,行走1小时到对岸英豪半岛沙滩的木麻黄树林丛中“耙树叶”,一直要忙到附近的村子里飘起袅袅的轻烟时,我们才打算返回。先把拾到的树叶扎成两大捆,放在箩筐里,再用扁担或“铁耙梳”的竹柄挑回家。虽然饿着肚子,肩上挑着沉甸甸的树叶,心里却荡漾着劳动收获的喜悦。后来,由于港北地区通了电、用上了液化气,人们慢慢地淘汰树叶燃料,家乡的孩子就结束了“耙树叶”的历史。

季节的轮回,年复一年。木麻黄在春雨里成长,在夏阳下茂盛,在秋风中挺拔,在严冬里坚强。它始终像忠诚的卫士一样,不离不弃,日夜守护着家乡的水土。

我在木麻黄树下度过了欢乐和艰辛的少年时光,高中毕业后,来到了海口。有一天,我在新华书店里发现一本画册集,里面有我国著名画家关山月的《绿色长城》。这是他在南方一个海岛体验生活时画的一幅木麻黄作品,画家将海边的木麻黄树林比喻为守护祖国海岸线的“绿色长城”。我爱不释手,立刻把它买了下来。后来,我把它放在宿舍床头,每当我想起家乡的木麻黄时,就会打开这本画册,仔细端详,仿佛自己回到家乡的海滩上,在蓝天白云中,漫步在

清凉的木麻黄树荫下。

1990年我回到家乡万宁工作,于母亲河之畔,携手乡亲,共绘一幅“路从山中生,桥自水上起”的壮丽图景。我们在绿意盎然中播种希望,守护自然的恩赐,同时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经济发展的种子。

故土重游,首先映入眼帘的,依旧是港北港之滨与英豪半岛上的那片木麻黄林海。海风轻抚,树影婆娑,仿佛慈母温柔的手,轻轻挥动,召唤着远行的游子归航,回到这个灵魂得以栖息的宁静港湾。遗憾的是,昔日那些在海边逐浪嬉戏、垂钓摸虾、捡拾海贝,或是在木麻黄林荫下拾落叶的童年伙伴,多已远赴他乡,故乡村落因此添了几分空旷。唯有木麻黄坚定守护这片故土,以它们无声的坚韧与美丽,为家乡织就一片生动的风景。它们是坚毅的守护者,抵御风沙,守护田土,确保家园免遭海潮侵袭,农田不被风沙吞噬。

“风月无边,情怀自在深浅间。”我对木麻黄的情有独钟,不仅因那份树木根植的乡土情怀,更因其朴实无华之中蕴含的宽广胸襟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。它们不慕椰树之名,不竞松柏之功,每逢台风肆虐,便毅然挺立,傲视苍穹,默默承受,积极担当,展现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。

如此木麻黄,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,更是家乡精神的象征。它们以平凡之躯,书写着非凡的坚韧与忠诚,让人敬仰,引人深思。■

(作者单位:万宁市人民法院)